

留東休史第七集



葡萄劫

上集 定價八角

何海鳴先生著 求幸福齋隨筆 定價七角

是書敘揭竿革命光復故土事以兒女之情愛鼓英雄之勇氣金戈鐵馬奮勇當先大一粟之微無不闡以精思發爲妙文有離合悲歡可歌可泣直使讀者如身處其境悲歡不能自主筆墨之動人有如此者道言人所不敢言俗子腐儒見之咋舌佳愛閱小說諸君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海鳴說集

定價四角

先生韜聲匿跡不與社會以文字相見者有年矣年來肆力於國文孜孜於小說落之胸襟雄邁之才情抗爽之抱負胥於家言窮年積稿彙爲一集以悲天憫人之書中見之茲將舊作嚴加潤刪復增新稿懷成名山不朽之作以先生雄奇詭秘之五萬字都十餘萬言實爲不可多得之筆性置百事而爲小說則此小說者誠非泛泛者所可同日而語矣

者允宜人手一編焉

留東外史第七集目錄

- | | | |
|--------|----------|----------|
| 第一百零五章 |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
| 第一百零六章 | 中澀谷亡命客開會 | 精養軒留學生示威 |
| 第一百零七章 | 小暴徒目逐錦雞飛 | 老醜鬼心驚嬌鳳鬧 |
| 第一百零八章 | 林巨章決意投誠 | 劉藝舟放痛罵詞 |
| 第一百零九章 | 特派員人心不死 | 外交官鬼計多端 |
| 第一百十章 | 賣人格民黨嘔氣 | 吹牛皮學者借錢 |
| 第一百十一章 | 無恥物一味告哀 | 賣國賊兩方受逼 |
| 第一百十二章 | 馳電奏暗中放箭 | 談演義忙裏偷閒 |
| 第一百十三章 | 編尺牘樂藝南搜奇 | 送花籃蔣四立吃醋 |
| 第一百十四章 | 陸鳳嬌再氣林巨章 | 鄒東瀛略述曾大癩 |
| 第一百十五章 | 看洞房來賓鬧笑話 | 省姑母艷女得新知 |
| 第一百十六章 | 硬賴婚老龜翻白眼 | 遇故歡小姐動芳心 |

目 錄

二

- 第一百十七章 二姨太細說醜家庭 老糊塗偏護嬌小姐
第一百十八章 含妬意勸和成決裂 遣悶懷熱惱得清涼

留東外史第七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一百零五章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上集書中。寫到高山父女。商量如何如何的勾引朱湘藩。恰巧朱湘藩找上門來。他父女這一喜。真個喜到盡頭。反照下文那時朱湘藩走進菊家商店。高山雄尾滿臉堆笑的迎接出來。請入櫃台裏面就坐。鞠躬致敬。問需要些甚麼。請示吩咐。朱湘藩見鶴子背轉臉坐着。不過來招待。心中有些不樂說道。我需用的東西甚多。昨日在這裏買了百多元去。尙不敷用。隨指着鶴子道。昨日是他經手的。不用我吩咐。照昨日所買的樣子。檢齊一份。給我包好。便了。高山雄尾連聲應是。回頭叫鶴子過來。鶴子半晌才起身。走到高山雄尾跟前。高山雄尾教向朱湘藩行禮。作好得。朱湘藩連忙站起。高山雄尾請問朱湘藩姓名。朱湘藩早預備了一張有許多花樣的名片。至此遞給高山雄尾。一看是早稻田大學校理學士三等嘉禾章。外交部顧問。國務院諮議。駐日公使館二等參贊。底下才是朱湘藩三個大號字。這些花樣一拿出來。把個高山雄尾喜得屁滾尿流。原來名片上的許多花樣是專替日本人通大小個樣即向鶴子說道。昨日朱大人在這裏買了些甚麼。是你經手。總還記得。剛才朱大人吩咐。教你照昨日的樣子。檢齊一份包好。就去清檢罷。鶴子偏着頭想了一想說道。分兩祇怕有些記不大清楚。求朱大人再說一遍才好。朱湘藩笑道。分兩輕重都沒

第一百零五章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二

要緊。你隨便去包。看是少錢。計算清楚。那却不可弄錯了。不能教你們做小生意的人吃虧。高山雄尾又連連

鞠躬應是。鶴子聽了。自去包裹物事。高山雄尾陪着朱湘藩閑談。朱湘藩漸漸探問鶴子已否許了人家。是蘆中應有之文

高山雄尾歎口氣道。這小孩子脾氣不好。祇是瞞沒身分的男子不來。自己是個商人。嫁商人他又願。看他年

紀雖是小小的。志願却是很大。漸漸的變上來了朱湘藩笑道。他有這種姿首。自然有些自負。但不知他的志願大至何等

程度。高山雄尾道。說不得他的志願。與他的身分不相應。他要從大學畢業的要現任着職務的要年齡相當的

要舉動容貌堂堂的。還要有一萬元以上的財產。名片上已經有了大半資格大人請看這小孩子的志願大不大。他因是這般

立志。所以尙不會許人。朱湘藩點頭道。很好很好。像他這種人物。應得如此立志。我也是這樣。非親目所見。容顏

秀麗。舉止溫柔的。寧肯一輩子不娶。至於身分。我却不敢講。我中國現在改了民國。化除了階級制度。無論甚麼出

身。都有被選爲大總統的資格。高山雄尾聽朱湘藩的話。針鋒相對。心中無限的歡喜。拿出幾盤西洋茶點來。破大

了陪朱湘藩喝茶。鶴子捧了些化粧品給朱湘藩過目。朱湘藩揮手教拿去。包好。就是不要麻煩。鶴子真個拿去

做一大包。用繩繫好。教店夥送交馬夫。自己開了一紙清單。用托盤承了。雙手向朱湘藩呈上。朱湘藩接了。看着

清單上的字。說道。好娟秀的字。清單本用不着。但這字不可不好。生寶存。這像的馬屁不拍還等幾時說時。照着清單上的數目。

點鈔票。放在托盤內。教鶴子同坐喝茶。鶴子笑了。笑就在高山雄尾身邊。朱湘藩見外面買物事的。接二連三來

多了。都望着裏面。很像注意自己。還彷彿有幾個學生在內。不便留戀。到底有點悶寒口裏作辭。說打擾了。却望着鶴子

仍不捨起身。高山雄尾是個鬼靈精。如何不懂得朱湘藩的用意。便笑着說道。店面上嘈雜得狠。大人下次賞光

小店裏面尚有餘房。打掃清潔了。可以久坐。朱湘藩聽了。方點頭起身。對鶴子示意。教不要送。高山雄尾側着身體。送出店門。望着上了馬車。揚鞭走了。才轉身裝璜內室去了。從此朱湘藩每日必來。也不坐馬車來了。即鑽進內室。若高山雄尾不在店內。就是鶴子一個人陪着。將近是入年關的時候。高山雄尾見着朱湘藩。即愁眉不展。鶴子也是沒有精采。像裝得朱湘藩問爲甚事。這樣着急。高山雄尾遲疑不說。問了幾次。鶴子才露出些意思來。說他父親在大阪開了一家支店。因場面太大了。新開張的時節。花費過多。這年關要差一萬塊錢的開銷。已籌了五千元。尚差五千元。年關銀根太緊。又爲日無多了。因此着急。父親恐怕你。其詞若知道。爲甚麼要怕人知道。幾番叮囑我。不要露出來。你偏要尋根覓蒂的。就是爲這事。有恨焉朱湘藩笑道。我祇道甚麼大不了的。事幾千塊錢。算得甚麼。若在我中國。一時教我拿幾萬塊錢。也不稀奇。於今在此地。雖沒那們容易。但也用不着焦急。你去向父親說。我明日帶五千元來。就是鶴子笑道。當真嗎。朱湘藩拍着腿道。你去說罷。我怎肯騙你。於此不當寬大頭。又鶴子道。是這們。我父親就不着急了。可憐。朱湘藩充濶老應許。這宗款子。他手中那有多錢。每月二三百元薪水。僅夠花費。外交部國務院的兼差。都是掛名的。誰也領不着薪水。但是既經愛面子答應了。祇好回使館和會計課長商議。瞞着莫廷良。在學費存款內提了兩千。仗着和莫廷良有些瓜葛。偷了他五千元。不知甚麼工廠的株式券。認股在田中銀行押了三千。湊足了這個數目。送給高山雄尾。連收條都沒討得。一紙鶴子就在這夜與朱湘藩生了關係。五千塊錢的作用。神矣哉議妥過了新年。卽行迎娶。不料被一般轉鶴子念頭的留學生知道了。心頭冒火。眼內生烟。他們正久苦找不着大鬧的題目。一聞在學費存款內提了兩千塊錢。立時有了把柄。其實那有把柄。瞞你們抓去約齊了幾十名公費生。到

公使館質問莫廷良。爲何學費拖欠。不按時發給。莫廷良並不知道。這事祇好推說。政府匯款未到。已拍電去催了。學生說。既政府匯款未到。如何能提幾千元。替使館的職員還嫖賬。莫廷良聽了。愕然問。是那來的話。學生將朱湘潘嫖鶴子的話。說了一遍。外間無人不知。無人不說。你做公使的。祇怕不能裝糊塗。推說不曉。莫廷良聽得朱湘潘果然弄出事來。氣得臉都紅了。此一氣非同小可向學生說道。外間無根據的謠傳。諸君奈何相信。本使接任以來。學費並無存款。會計課長。每到月終。總是向各銀行借墊。何嘗有一文存款。供人提取。諸君暫請退出。候本使再拍電向政府催促。趕年關前發給。就是那幾個迷戀鶴子的學生。如何肯依呢。大書特書定要朱湘潘出來當面對質。莫廷良生氣道。這是無理要求。本使不能承認。學費非朱參贊職務。你們爲的是學費。朱參贊無出面之必要。不得謂之強詞學生也生氣說。莫廷良偏護朱湘潘。今日非有朱湘潘見面。我等決不退。出使館。莫廷良怒道。你等直是目無法紀。再是這般無理取鬧。本使決不答應。莫廷良這幾句話。激惱了一個少年。挺身出來說道。朱湘藩身任使館參贊。全不顧些國體。在稠人廣衆之中。公然爲猥褻之行。毫無嫌忌之言公使不應如此漫不加察。復通挪學生等的學費。也確確實實。其奈朱湘藩何以致學生等因欠學費旅費。受學校旅館不遜的詞色。實逼處此。才來質問。不料公使全是一套偏袒朱參贊的話。竟指學生等所質問的。爲全無根據。學生等才要求朱參贊當面對質。怎的倒說學生等是無理取鬧。學生等今日倒受領教。公使將如何不答應。說着。教大家都坐了下來。幾十個學生都爭着拉椅子。就坐。莫廷良睹此情形。怒得咬牙切齒。說話不出。鼻孔裏哼了一聲。板着臉。衝進裏面去了。一會出來了一個矮子。向這些學生點頭。自道姓名爲林鯤祥。在使館當三等書記。這些學生見林鯤祥說話和氣。略消了些

怒氣。林鯤祥向剛才挺身出來說的話少年拱手請問姓名。少年答道：我姓周，名正勳。了。久運今年三月考取了第一高等。我來並不爲學費。專爲朱湘藩坐着使館公事馬車。在菊家商店好宿。使外國人見了笑話。特來請公使懲辦。公使今日若無明確答復，就是立刻發學費。我等也不答應。醋之爲害大矣哉林鯤祥素來是開口便笑，說道：諸君有事要求，最好議妥了，推一個代表同兄弟去見公使。這位莫公使極好說話，準有圓滿的答復。妙妙衆學生齊聲說道：這話不錯，我們就把要求的條件議出來，再推代表。於是你一言我一語，議出四個條件來：第一，莫公使不該罵學生無理取鬧；又朱湘藩的事失於覺察，須向學生謝過；第二，朱湘藩撤差，須懸牌示懲；第三，學費須即日發給；第四，和朱湘藩通同作弊的會計課長，須示薄懲，以儆效尤。這四個條件議妥，給林鯤祥看。林鯤祥笑着不做聲。老奸巨猾可謂風爲三等書記衆學生要推周正勳作代表。周正勳搖頭道：這代表我不能作。諸君另舉別人罷。原來是銀樣蠟槍頭衆學生道：公推的不能辭卸。周正勳道：我既同來了，不是不肯作代表。有個至當不移的理由在內。當代表的不待說，希望所要求的條件有效。這次若是我當代表，所要求的四條必沒一條能發生效力。是何道理呢？因莫公使剛才爲我幾句話氣得衝進裏面去了。公使此刻心中必然恨我不過一見我的面氣就來了，決無商量條件的餘地。諸君不信，請問林書記。先生莫公使派他出來的時候，是不是曾教他注意我林鯤祥聽得吃了一驚，望着周正勳笑。周正勳固是聰明，其如林鯤祥尤其滑脫，何衆學生道：既來了，那怕公使注意並且是當代表的去質問，無論是誰，他見了都不得生氣，不要推託。多舉一人同去，就是周正勳無法。也有無法的時候催促再推出一個人來。衆學生望我，我望你，半晌推不出。烏合之衆如此矣忽從人叢中鑽出個漂亮後生來，當衆在胸脯上拍了兩拍，道：我去。這種事激於義憤，不由我。

第一百零五章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六

不出來。衆學生看這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穿着一身極時式的西服，頭髮刷得透亮，光可鑑人，臉上用美顏水擦得雪白，鼻梁上架着金絲眼鏡，左手拿一頂煖帽，挺腰豎脊，大有奮不顧身的氣概。有認識這人的，祇管冷笑。周正勳不曾見過，忙請問姓名。這人拿出名片，周正勳一看，是東亞日報記者李鐵民。又是一塊好料周正勳怔了一怔，想道：這李鐵民不就有名的李錦雞嗎？近來是出了一種甚麼東亞日報，是日本的浪人和中國幾個亡命客辦的？怪道那日報的內容那般腐敗，原來是他在那裏當記者。挖苦有了他，我今日這代表更糟了。正想又捏故推托，李錦雞那容他說話，一手拉了周正勳就走，說道：「有我這新聞記者的資格要求的條件，無效也。教他有效，不然，我明日就在新聞上宣佈他的罪狀。」元的的不嚇煞人也麼哥周正勳道：「這就全仗足下。」今日北風大，我害傷風，有些頭痛，受推舉了，沒法陪足下去。一遭李錦雞也不理會，向林鯤祥說道：「請你去先容一聲，這裏有張名片也煩你帶去。」林鯤祥點頭道：「好。」接了名片，要周正勳也拿出名片來。周正勳道：「我當學生的人，何處用得着名片？還沒丟印，有他這一張就夠了。」諷妙林鯤祥望着周正勳笑了一笑，也不說甚，引二人走到樓梯跟前，教二人等着，自拿了名片上樓去。一會下樓說道：「公使說：『狼對不起二位代表。』因身體不快，已服藥睡了。改日再請二位來談話。」周正勳聽了，正待轉身，李鐵民拉住不走，道：「豈有此理？我二人受衆人公舉，不見不能回去。剛才還在此罵我們甚麼急病？這般迅速。」李錦雞之意非出風頭不可林鯤祥陪笑說道：「公使實是身體不快，以後二位若查出是兄弟說了謊話，聽憑二位如何責備兄弟。」李鐵民道：「公使既不願見面，我們也不能勉強。我們且把要求的四個條件寫出來，請公使立刻批復。我們若不得明確的答復，今夜祇怕要借使館下榻。」本領止於此矣林鯤祥笑道：「能得諸位在此下榻，兄弟

是極歡迎的。祇愁天氣太冷，臥具不良，凍壞了諸位。解妙語兄弟房裏有紙筆，就請二位去把條件寫出來。二人跟着林鯤祥到裏面一間書室。林鯤祥拿出紙筆，周正勳讓李鐵民寫。李鐵民並不謙讓，提起筆吮飽了墨，偏着頭思索了半晌。儼然若有無窮文章也者忽然將筆一擲，說道：「這種喪失國體的事，我越想越氣。腦筋都氣糊塗了，平常作文章，千言立就。此刻腦筋一昏，亂連字都忘了。」我念給你寫罷。牛皮也吹了筆墨債也還了說着，起身拉周正勳坐。周正勳祇得坐下，提筆等李鐵民念。李鐵民那有得念？和林鯤祥坐在一邊閑談去了。這才把個周正勳急得無可如何，深悔自己不該出頭說話，以致衆人注意，推他做代表來受這說不出口的苦。筆雖提在手中，實不知道這條件應如何寫法。緩緩的也將筆放下來。此可謂留學生代義怕提筆聽李鐵民正對林鯤祥說：「東亞日報宗旨如何純正，內容如何豐富，銷路如何寬廣，老袁如何注意，完全是他一個人編輯的手舞足蹈，說得天花亂墜。」大家末後問林鯤祥有甚麼著作好替他在報上傳播。林鯤祥含笑，道：「李錦雞見周正勳也放下筆，坐在那裏靜聽。條件寫好了嗎？」周正勳道：「我等。你念，你不念，教我如何寫？」李錦雞立起身來，歎道：「這一段是從水滸上寫李鐵牛的神氣學來。」我的神經又錯亂了，你自己隨便寫罷。不必等我念好，在不要做文章，直切了當，把四個條件寫出來，就是。若將要在報上宣佈的時候，我再做不遲。周正勳聽了，暗自好笑。你自己又無能力，又要面子，我才不落你的套，也立起身笑道：「還是你來隨便寫的好。我如何及得你當新聞記者的那般敏捷妥當？」當面奚落李錦雞被周正勳這一逼，祇逼得恨無地縫可入了搔耳抓腮的想脫身之計。世活現忽然哈哈笑道：「現放着一個書記先生在這裏，怎麼不請他寫？」鯤祥是所想到底李錦雞是有主意說着，拉了林鯤祥，納他坐下，拿筆塞在他的手裏，說道：「四個條件，你都知道了，請你替我寫罷。」林鯤祥笑道：「這如何使得？我的字蹟

第一百零五章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八

公使一望就知道李錦雞道這有何難你起草我來謄正我的。小楷字狠用了功夫的一會兒就謄好了。牛皮來了林鯉祥搖頭笑道先生不要給難我爲罷我是一個三等書記受不起打擊我的筆墨公使也是看得出的依我的愚見這條件祇管從容先生回報館多邀集幾個能文的大家斟酌妥善再拿那用過工夫的小楷字謄好。挖苦或是從郵局裏送來或仍是二位親來公使館也不會搬往別處何必急在這一時。倒替李錦雞開了門路了李錦雞點頭道這倒是個辦法我們就回去罷周正勳羞得一副臉通紅。還有三分羞恥低頭向外就走李錦雞林鯉祥都跟了出來衆學生都坐在客廳裏盼望代表回信一見周正勳垂頭喪氣的出來齊起身問交涉結果怎樣周正勳也不開口李錦雞在後面向衆學生揮手道我們暫時都回去等我回報館編好了條件再來代表諸君和公使辦交涉。今日本太倉卒條件沒有做好如何好着手辦交涉這事有我一個。牛皮人負責。最多諸君但請放心不得勝利的結果決不甘休衆學生問剛才交涉到甚麼程度李錦雞道諸君暫不必問我既完全負了代表責任索性等辦得到了十分圓滿結果的時節再報告給諸君聽才好卸脫我代表的職責走走走大家回去罷我報館裏編輯的事忙得厲害對不住我要先走了說着伸手給林鯉祥握手道先生大著請彙齊了遲日來拜讀林鯉祥不住的點頭道好。戲活把李錦雞也不顧衆學生別了林鯉祥揚長走了。走了衆學生一看周正勳也不見了。也走了祇得圍住林鯉祥問交涉如何辦的林鯉祥道二位代表說沒做好條件不好着手此刻回報館編條件去了諸位既公推了他二位當代表一意等他二位的報告便了。迎刃而解衆學生聽了也無話可說祇得悄悄收兵齊出了公使館一場掀天揭地的風波就被林鯉祥一陣笑散了。挖苦留學生因此替林鯉祥取了個綽號謂之笑面虎這場風波雖然

暫時平息。莫公使仍是氣朱湘藩。不過後來查出不見了五千元株式券。問朱湘藩承認。拿去抵押了。更忿恨不過。正要、不顧交誼。呈明外交部。撤朱湘藩的差使。政府已派海子與公使來接任。莫廷良自己立脚不住。也就忍氣不肯再做惡人。這也是朱湘藩官星照命。嫖蓮亨通才遇了這種機會。這海子與和朱湘藩同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平生最是迷信日本。貨是好相傳他在早稻田大學的時候。功課平常。若和日本入受同等試驗。萬無畢業的希望。他就花錢運動。拜那大學校長大隈伯爵。此刻已封侯爵。了當時為伯爵。為義父。好貨。更是才數。衍試驗得了。張畢業文。憑袁世凱因想求日本贊助他做皇帝。這駐日公使必須揀選與日本當道感情最好的。此時大隈伯爵正任內閣海子與。與他有父子之情。袁世凱料定派他去交涉。必容易辦些。因此派了他來接任。可謂富貴逼人來他帶着家眷來日本。朱湘藩早得了消息。最先上船迎接。海子與的妻室也是個日本紳士人家的女兒。老留學生有知道底細的說。海子與為這老婆。狠用了一番心血。真所謂入活地獄。下死工夫。才得為夫婦。海子與當日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時候。年齡才二十五六歲。本來生得儀表堂堂。日本話又說得透熟如流。只此已足留學之能耐畢矣年輕的人在日本這種賈淫國內。怎免得了嫖的。這一個字。凡是好嫖的人。遇着生得整齊的女子。沒有不轉念頭的。海子與每日去早稻田大學上課。常遇着一個女學生。十七八歲芳齡。腰肢婀娜。體態輕盈。海子與趨步芳塵。已非一日。那女子見海子與翩翩年少。亦時於有意無意之中。流波送盼。海子與認為有交談的機會。及到跟前。想申訴仰慕之意。那女子又如天仙化人。目無俗子。如此三番五次。急得海子與生出一條妙計來。這日上課。租了一乘腳踏車。乘着那女子正低頭行走的時候。猛不防劈面撞將過去。有意撞人。那來得及避讓。祇撞得仰面朝天。跌倒在地。海子與

第一百零五章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十

裝出嚇唬了手脚的樣子。忙滾下車來。雙膝跪在地下。先認了罪。才叫了一輛人力車。殷勤將那女子抱上了車。親送入就近的醫院。求醫生施應急手術。自己在旁邊撫摸安慰。謝罪壓驚無微不至。妙的是問了女子的姓名住址。原來是青木秋吉的女兒。叫青木歌子。住在小石川臺町。青木秋吉當過代議士的家中。勢派不小。沒有兒子。就祇兩個女兒。歌子是他的大女兒。在女子家政學校肄業。次女年紀還小。歌子最得父母鍾愛。日本婚嫁最遲十八歲。還沒有字人。海子與把他攆進醫院。是奇文。親打了個緊急電話。嚇得青木秋吉夫婦帶着次女都坐車飛奔前來。海子與又叩頭謝了罪。才申述事由。青木夫婦見歌子兩腿及前胸受傷。狠重。不由得望着海子與生氣。海子與總是諾諾連聲的說自己該死。無論受如何處置。都甘心領受。又打電話到學校裏請了假。在醫院裏衣不解帶的伏侍。要帶也還早哩。比看護婦還要周到十倍。可謂看護夫。倒弄得青木夫婦及歌子都有些過意不去。說傷痕不要緊了。不必再是這般看護。海子與那裏肯呢。直伺候到傷痕完全好了。已是一月有餘。醫藥費數百元。海子與不待青木算賬。先拿出錢來清了。退院之後。又買了許多衣料首飾送去。第一步造成了見面說話的機會。第二步自然容易了。歌子心中。早是感激。就是青木夫婦也狠覺海子與這樣的人難得。往來漸漸親密。歌子與海子與就私下訂了白頭之約。那是一定成功的。青木夫婦却不甚願意。一來海子與是外國人。女兒嫁了他。不容易見面。二來海子與門第不高。在中國是個普通百姓。夫妻兩個勸歌子不要錯了念頭。歌子說我當日被腳踏車撞倒的時候。昏迷不省人事。是他將我抱入車中。到醫院後。他又在我渾身都撫摸遍了。我若另嫁別人。如何使得。倒有半半的見解。他雖是外國人。但於今拜了大隈伯爵為義子。也差不多算得個日本人了。如誰

此道地的日本人還強得多。替日本掙了許多權利。若說他是平民，那更容易有他這種人物。又有大隈伯爵的聲援，那怕在中國弄不到一官半職，才真是捷徑呢。他對我說：他是個有志行的男子，不等到做了官，不來結婚。青木秋吉道：他在中國做了官，到這裏來結婚之後，不仍是要回中國去嗎？他若能做到日本來做官，我就將你許配他。歌子知道她父親是有意出這難題，目無非要破壞這婚事。中國人那得到日本來做官？但是父親說的不能反抗，祇得將這話說給海子與聽。以為海子與聽了這話，必狠為難。誰知他全不在意的笑道：到日本來做官，不容易嗎？畢業後不出五年，包管到日本來做官，也是天從人願。海子與一畢業歸國，就在外交部當差，真個不上五年，便發了駐日公使館的一等參贊。不應了他到日本來做官的話嗎？他一到日本，就拜青木首先結了婚，再理自己的職務。當時傳為美談，說是有情人成了眷屬。有了如此美滿的姻緣，就賣國也還值得。這次放了他的公使，帶着歌子，更是興頭的了，不得朱湘藩料定海子與必不反對自己的行為。迎接到署之後，即將鶴子的事告訴了海子與，喜道：此時正在謀中日親善的時候，原來中日親善是這樣的說法，妙妙。這却是個好機會，你也索性出了日本籍，我替你主婚，正式要到家來，將來好歹都得着與援。日本稱人夫人為奧援，海子與真是得了奧援。朱湘藩問道：怎麼好歹都得着與援？海子與笑道：你如何連這個都不懂得？好便是中國不亡的，我們走着這條路，對日本的外交總少不了我們，歹便是中國亡了，我們有了這條後路，生命財產是穩如泰山的。並且若是中國將要亡的時候，日本政府對於中國的計劃大約也少不了我們，做導火線，現在的中國已到這種無可挽回的地步，你我自家兄弟，不用客氣，難道不應該求一個自全之計嗎？是極是極，非做官人說不出來。朱湘藩點頭道：國家興亡，歸於氣數，你我少數人的力量，正如螞蟥撼石柱，那裏撼得動自己個人切身的利害？那是容不

第一百零五章 斥金錢圖娶一嬌娘 寫條件難壞兩代表

十二

早爲計及的中國亡了。我們不能跟着自殺。活在世上一天。是要一天供給的生命財產。怎的不要預先打算打算。海子與道。我這次奉使到這裏來。第一件是借款。不論大小。要立了多少。有點好處。第二件是要求承認帝制。辦妥了。好處更大。第三件是收買黨人。你是我的舊友。幫辦了這三件事。你的根基就穩固了。朱湘藩自是答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替袁當個三等走狗。一日海子與忽接了袁世凱一道萬急密電上諭。笑對朱湘藩道。恭喜你賺錢的生意上門了。朱湘藩忙問甚麼生意。不知海子與說出甚麼來。且俟下章再寫。

評

此一章痛寫外交官兼寫留學生之貓屁不通。連條件都寫不上來。挖苦刻薄已極。然正是一腔悲憤之氣所構成者。

朱湘藩偷提公款。是作官者慣技。留學生質問。也未始不應該。但起因由於吃醋。心已有虧。故事前一無預備。臨時又弄上李錦雞做代表。如之何其不糟。

海子與對朱湘藩一段語言。我佩服其眼光之遠。見解之高。但此種學說一行。學步海子與的人未必能。在外國佔得亡國奴之優先權利矣。奈何。

中國要亡。是必然的事實。自投降外國。做外國人的走狗。當然是識時務的俊傑。但是要做外國人的走狗。起碼也要到朱湘藩的地位。我於是替一班做不到官。和做不到外交官的人。狠抱委屈。可憐將來終是三四等牛馬奴隸。所以一班想做外國走狗的人。此時必須預備着一點資格。快快去做官罷。

第一百零六章 中澀谷亡命客開會 精養軒留學生示威

話說朱湘藩聽說有賺錢的生意上門忙問甚麼生意。海子與道：今上來了道電諭說已派了飛行將校馮潤林到這裏來教我趕急和日政府交涉購買築都式飛機十架。即日隨馮潤林裝運歸國。這事我委你辦理。不是賺錢的生意上了門嗎？做官人最喜經手此等事為賺錢可以多賺故也朱湘藩聽了大喜謝委。海子與這日拿了那道電諭去拜他義父大隈內閣述了袁皇帝旨意。大隈自是肯幫助乾兒子做事就祇慮參謀部不給通過。人家官場個個如此我們官場不差死了麼示意海子與宴請參謀部長海陸軍大臣要他們通過了才無障礙。海子與即訂了正月初八日在築地精養軒借着新年例宴運動通過這案。海子與自奉電諭之後雖然每日奔走日本當道却是十分秘密使館人員除朱湘藩外沒人知道。官場所謂經驗能為的是怕亡命客得了風聲又生出許多意外波折誰知那不做美的日本新聞紙祇解得有聞必錄全不知替人隱瞞竟將事情始末盡情披露出來等得海子與見了新聞求日政府禁止登載時已是全國皆知了。究竟中國所辦交涉歷來是中國一方單獨秘密外人方面可是完全知道了底細然而官場還是拚命隱瞞着就中得了這消息最着忙的就是雲南四川兩省的亡命客。是切膚之痛與一般有些國家思想的學生的乾淨些。這筋比較因為雲南已經倡義四川更是戰爭激烈的時節。這十架飛機一到戰事上民軍必受很大的打擊。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此時激動了一個偉人便是第一集留東外史中黃文漢陪着去迎接孫大總統的伏焱。他一晌住在東京。稻光養晦不問外事數月前住在長崎的林巨章見東京的小亡命客歸國的歸國去倡革命去了不歸國的多被收買了。料沒人再尋他纏擾帶着陸鳳嬌和張修齡周克珂到東京來。他和伏焱是老同志合夥在市外中澀谷租了一所房子。這房子也是日本民黨中健將姓